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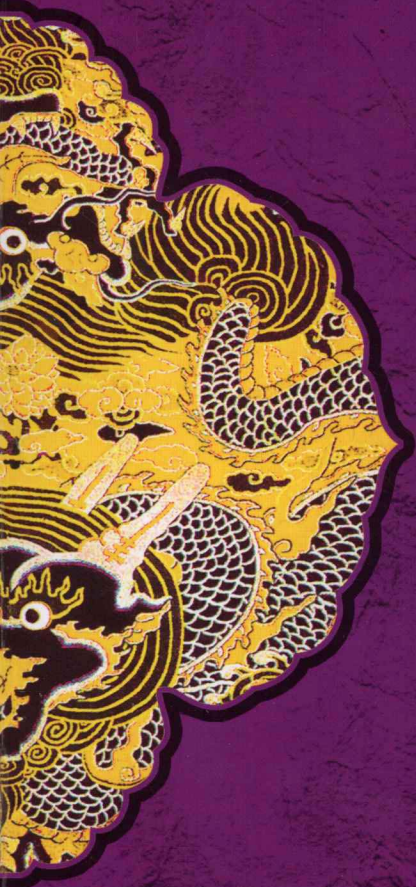
末日王朝的护国强国之战 悲情天子的夺权维权之争

# 崩溃的帝国

## ③ 日薄西山

康红武◎著

贬谪六臣、百日维新、义和团运动……  
残暴太后悍然出击，开明帝王陨落西山！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崩溃的帝国



③ 日薄西山

康红武◎著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崩溃的帝国 . 3, 日薄西山 / 康红武著 . —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 , 2012.8

ISBN 978-7-221-10300-0

I . ①崩… II . ①康… III 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4221 号

## 崩溃的帝国 3 : 日薄西山

Bengkui De Diguo 3 : Riboxishan

---

作者 康红武

责任编辑 张静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 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82 千字 印张 15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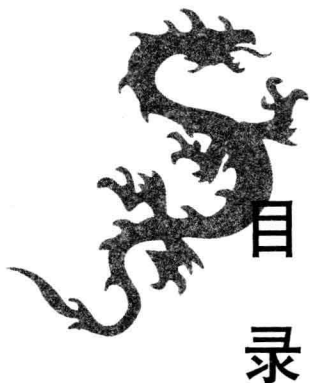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221-10300-0

定价 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· 不得转载  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

## 第一章 风云际会 -1

一篇《论天下大势》，宛若于平静的湖面上投下块千斤巨石，泛起阵阵涟漪。人们争相传诵着、议论着……

## 第二章 楼云渐至 -25

刚毅嘿嘿笑着拱了拱手，猛地一拍脑门儿，道：“对了，六爷，《万国公报》的事查清了，那压根便不是李提摩太等人办的《万国公报》……”

## 第三章 迎头一击 -47

她沉吟了下，深不可测的眸子望着荣禄，接着道，“一要督着他些，二嘛，最好能将他拉了过来。你和那厮私交不错，我意思——”

## 第四章 风云再起 -65

李端棻凝视着光绪，从齿缝中蹦出两个字，“变法！”光绪嘴角肌肉抽搐了下：“变法？现在？”

## 第五章 明定国是 -97

奕劻前门去虎后门遇狼，惊怔地仰脸望眼光绪，迟疑下接了光绪手中诏谕，只看了“明定国是”四个字儿，已是吓得半死，脸色如月光下的窗户纸价煞白……

## 第六章 危象迭现 -121

连日来擢升袁世凯官职、裁撤闲散衙门、罢斥礼部堂官，不论哪一桩，那可都足以与慈禧太后借口的！眼见光绪犹如人人绝境，不惜孤注一掷，李端棻的心直结了冰价冷……

## 第七章 兵临城下 -147

天不热，只林旭趣青额头上却是密密细汗直往下淌。“皇上，甘军董福祥部两千余众卯末辰初时分已然进入京城，接替步兵衙门驻守四门。设若此时唐突行事，后果——”

## 第八章 孤注一掷 -169

“如今甘军入城，皇上安危只在旦夕之间。唯有行非常之事，方可保全皇上，成就万世瞻仰之伟业。慰亭兄统所部兵马，连夜赶奔天津，斩杀荣禄，尔后乘车直抵京师，包围颐和园——”

## 第九章 过眼云烟 -189

完了！一切都完了！光绪合眸仰着脸，跳动的火苗映照下，苍白的脸上晶莹的泪花顺颊淌了下来。

## 第十章 瀛台泣血 -209

殷红的血液顺嘴角淌了出来，王福强自挤出一丝笑色看了看光绪：“银针试过没毒，奴才恐……恐有闪失，故……不想却真……真的……”

## 第十一章 仓皇西遁 -225

慈禧太后沉吟了下，说道，“这一路上奔波劳顿，我这身子骨着实有些吃不消了，先在此地歇息数日。具体何时起驾，再通知你吧。好了，你道乏吧。”

## 第十二章 曲终人逝 -239

光绪犹豫了下，转身扫了眼那太监，接碗仰脖喝了下去。眼瞅着碗中药水点滴不剩，那太监双膝一软，跪了地上，如捣蒜般连声道：“奴才该死……奴才该死……”





---

一篇《论天下大势》，宛若于平静的湖面上投下块千斤巨石，泛起阵阵涟漪。人们争相传诵着、议论着……

在都察院上书受挫，康有为心中直塞了团破棉絮价不是滋味，众人连忙好言慰藉，方始将心思暂收了殿试上。依着他想法，凭他公车上书的领袖声望，光绪励精图治，定会对他赏识有加，任那徐桐再怎般地顽固守旧，也不能只手遮天！遂将松筠庵迁回南海会馆，以便一旦殿试放榜，贺客潮水般涌来，好生地庆祝一番。殊想殿试放榜，竟降至二甲第四十八名。

他胸怀高远，自视甚高，做了公车上书领袖，更是名扬华夏，结交的朋友，非六部司官便京中名流。眼界高了，更加傲然不可一世，一门心思想做个清高的翰林，一步登天，成为帝王之师。这般结果，无异于当头一记闷棍，直气得、羞得他茶饭不思，失魂落魄。寒窗苦读，屡进科场，所为何来？虽说面上淡泊功名，只骨子里数千年来荣宗耀祖的思想又何尝从他脑中排干驱尽？！

“老师。”

梁启超提饭篮进屋，拱手轻呼了一声。康有为跌坐在太师椅上，扶头沉思，闻声迟缓着抬起头，扫眼梁启超，目光定在了他身后管事身上。那管事是康有为特差了再去看榜的，见康有为望着自己，打千儿迟疑着说道：“老爷，您确是中的二甲第……第四十八名。”

“看你那样，老师殿试中榜这等欢喜事儿垂头丧气地做甚来？去，沽酒过来，与老师好生热闹一下。”梁启超回眸嗅了句，将篮中饭菜摆了桌上，向着康有为笑道，“老师今儿这是怎的了？公车上书原在唤起国人救亡图存之心，虽说不曾递与皇上，只已震动中外舆论。老师大可不必这般——”康有为虚抬下手止住梁启超，仰脸长长透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卓如，我想过几日便……便回南边去。”

“老师这是——”梁启超方自撩袍摆坐着，闻声怔怔地凝视着康有为，半晌，似乎会过意来，嘴角掠过一丝笑意，翕动嘴唇便欲言语，只这时间，却听门外一阵锣响，几个街混混大叫大笑：“康有为老爷就住这里？领赏啦！”康有为好半日回过神来，似笑非笑地觑着眼瞅时，只见两个笔帖式举着大红报帖，由一群讨喜钱的街痞子簇拥着从垂花门一窝蜂过来。

“康老爷！康老爷！”



梁启超瞅眼康有为，犹豫下起身迎了出去：“二位差官辛苦。康老爷在外边尚未回来——”“你骗谁呢？屋里那是谁？”一个街痞子眼尖，一眼瞅着屋内康有为，张嘴嚷道，“差官大人，那位便是康有为老爷！”

“吵什么？！”康有为满肚子阴郁正没个发泄处，闻声出屋，就阶上阴沉着脸斥道，“我便是康有为，怎的？犯王法了？！”

“老师，您这——”

“混账东西，谁要你瞎嚷嚷？吵着老爷清静你担得起吗？！”那差官斥了街痞子几句，上前打千儿仰脸时，两眼已笑得眯成了条缝，“老爷息怒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为这些破烂货气坏了您身子骨怎生了得？小人乃礼部差官，特来与老爷您贺喜的。”说着，将大红帖子双手呈了过去。康有为没有伸手去接，只微瞟了眼，却见上面红底金粉，煞是鲜亮：

恭叩南海康老爷讳有为高中殿试二甲第四十八名

“知道了。”康有为淡淡道了句，接过帖子甩袖便欲回屋。那差官却已一个箭步抢了归路，哈腰道：“老爷既知道了就快些发赏钱吧，小人们这还要去别处报喜呢。”

“报喜尽管报你的喜去，赏钱没有！”

“啧啧，没看出老爷您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，小人们这么热的天儿——”

“还不走？！再不走我要人送了你们去顺天府！”

“老爷这不曾做官呢就想仗势欺人呀？”那差官觑了眼康有为，冷哼一声道，“别说老爷只中了二甲四十八名，便状元郎小人们也见多了，谁不谦谦和和？要去顺天府吗？小人们可不怕，咱这便去。”

“差官息怒。在下老师因他事心情郁闷，岂会吝惜几个赏钱？”梁启超忙笑着拱手开口道，“这些银子你们拿去，买些酒吃。”说着，他自怀中摸了把碎银出来。“爷您打发叫花子呀？！”那差官扫了眼，伸手接了，却道，“这些银子莫说小人们吃酒，便是买——”

“陈华，你做甚呢？！”

一句冷冰冰的话语传来，梁启超回首看时，却原来是新任礼部主事王照、军机章京陈炽以及寿富等人，忙拱手迎了上去。王照拱手还礼，上前向康有为施礼道安，手摸着漂亮的唇髭冷冷地盯着那差官：“怎的，哑了？！”

“小人……小人陈华见过大人。”那差官不想上司这光景会到这种地方，愣



怔半晌方自回过神来，满脸惶恐地打千儿道，“小人们这……这来与康老爷报喜的。大人们有事，小人这里先告退……”

“不该你做的差事少搅和。再叫我听着有这种事儿，小心你吃饭家伙！”

“是是，小人不敢了，小人不敢了。”

“去吧！”

彼此寒暄着进屋落座，恰管事沽酒回来，见康有为探手怀中欲付银子，王照摸块银锭丢过去，边提壶为众人斟酒，边说道：“今儿这怎能要先生破费？便这桌饭菜也该我等出的。”说着，他看了看桌上，一盘脆皮糖醋黄瓜，一盘粉丝拌豆芽，两个热的，却是炒鸡炒肉炖酸菜、木耳清拌里脊，中间一道菜，上面澆着椒油，阳光下看去鲜明清爽，却不识得是何物，遂道，“这是——”

“这是搅瓜，蕙仙没事自种的。不是卓如说大话，诸位仁兄一准都没尝过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王照伸箸撩了几根送入口中品味，“嗯——不错，真不错！次亮兄，你们也尝尝，这真做的——”见众人目光齐刷刷聚了康有为身上，王照戛然收了口，轻咳两声笑道，“瞧我这倒把正事给忘了。南海兄，旨意下来了，您授的正六品工部主事。日后上章奏事再也不必犯难了。来，诸位，咱敬南海兄一杯！”

康有为脸上毫无表情，长长舒了口气，望眼众人说道：“这也值得吗？实不相瞒，南海生性疏野，这坐衙门的事儿实在做不来，更况公车上书一事无成。南海寻思，还是回南边著书立说——”

“南海先生不早就指望有这一日吗？怎的这真来了，却又——”寿富眉棱骨抖落了下。

“和约大局已定，实令人痛心疾首。”刑部郎中沈曾植大热天儿衣冠修洁齐整、一丝不苟，手摇着一把湘妃竹扇，凝视着康有为徐徐说道，“然公车上书已然震撼人心，举国上下莫不思除旧布新，重振我大清国威。便皇上每念及此，亦常愤愤不已，誓欲中兴雪耻。值此之机，南海老弟若不图施展抱负，尚待何时？”

“南海纵有雄心壮志，又岂有用武之地？”康有为长叹口气，举杯仰脖一饮而尽。

陈炽靠在椅背上沉吟道：“以先生之才学，六品工部主事的头衔确太屈了些。只以先生声望，次亮担保，迟则一年，早则半年，必受重用的。”康有为被他中心事，脸上不由掠过一丝红晕，干咳两声正欲言语，一边沈曾植却又开口说道：

“次亮所言甚是。况工部主事虽小，然老弟究竟有了立身处世的根本。老弟一举一动目下干系匪浅，在京，则我等即如众星环拱北斗，一切主张皆有所依托；离京，则众心离散，大事不可为矣。万望老弟大局为重，三思而行。”



“沈兄言重了。南海何德何能，敢承此言语？”康有为坐得太久，欠动了一下身子，一晒，说道，“南海细细思量，条约反响虽大，然短期内上边绝不会有动静的。况外边民众虽则愤懑，然于我等维新变法主张却仍不甚知之，故——”

“国事尚有可能，老师自当留在京师以观其变、以谋其动。我们盼望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老师！”

“国事至此，已到非变不可之地步。”沈曾植起身背手来回踱了两圈，拈须沉吟道。“老佛爷心中便千般不乐万般不愿，想阻挡这股洪流亦是不能的。朝局变革之日绝不会太远，南海老弟。”他顿了下，又道，“至于灌输变革维新思想，眼下靠著书立说，太慢了。近日我思量许久，不如合我辈之力办一份报纸，向世人介绍西洋知识，宣扬我辈主张，此来得快些。不知南海老弟以为如何？”

康有为细碎白牙咬着下嘴唇，沉吟半晌，心中归意稍敛了些，用手抚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儿，粗重地吐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沈兄阅历多识广，长素深为叹服。至于办报一事，长素只知其影响颇大，个中细节却不甚了了。不知诸位以为如何？”“此确不失为一良策。”陈炽点头开了口，“只办报的事，我等向无经验。听闻做这事，既要有印刷厂，又要有一批编辑、记者，还要翻译外文书稿，少说也要四五万两银子才拿得下来。咱们哪有这么多银两？就是筹集到银子，订机器建厂房，少说也要大半年工夫。我民风气向来散漫，欲开风气，非合大群不可。而合大群，则是开会为要。故次亮意思，不若我等时时开会集议，宣扬维新思想，此容易些。”

“次亮此言差矣。”

话音落地，一个六十左右的老者已然脚步囊囊进了屋：头上一顶亮纱嵌玉瓜皮帽，身上竹布漂白褂子，鼻梁上一副水晶墨镜，活脱脱师爷装束。众人愣怔着，半晌，沈曾植喃喃开口道：“您是翁……翁相？”

“还是曾植好眼力。怎的，都不识得了吗？”翁同龢笑着摘了墨镜。众人这方忙不迭躬身打千儿请安：“卑职——”

“罢了，都坐着吧。”翁同龢笑着虚抬下手，撩袍角于杌子上坐了，深不可测的眸子在康有为、梁启超身上打量了一番，凝视着康有为道，“你可是康有为？”“正是。”康有为满脸惶恐神色，深深一个千儿打将及地，“康有为给相爷请安！”

“坐着吧，莫要拘束。”翁同龢复细细打量了康有为番，扫眼屋角自鸣钟，开口说道，“我在外边听了有一阵子了。众位满腔热情，本官深为叹服。”见梁启超端杯递上，他颌首接着微啜一口咽下，接着道，“你们说得不错，现下当务之急在于唤醒民众，要让他们晓得国家出路究竟在哪儿？不过，要成此事，先在

办报。只有以报鼓吹舆论，宣传主张，方可通天下耳目。但心气相通之后，开会才会有效果。至于银两，你们不必犯愁。俗话说富的讲排场，穷的论办法。现下要紧的是打响这第一炮，把报纸印出来。至于办报方式，不妨因陋就简，委托他人印刷，版面也不要太大，这些钱省了，也许三五千两就可以拿得下来。”

“不怕相爷笑话，这三五千两对卑职们来说，也不是笔小数目。”

“莫说对你们，便对我又何尝不是如此？”翁同龢笑笑，说道，“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但只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还愁办不成？我那也没多少，不过二三百两却还拿得出来，回头你们拿了去。”

听他这般言语，众人心中希望陡然腾腾升起。一时间，屋内变法维新、办报开会声儿此起彼伏，好不热闹。不知不觉，天际间隐隐传来三声沉闷的午炮声响，紧接着，屋角自鸣钟不甘寂寞价沙沙一阵响连撞了一十二下，却已是午正时分。翁同龢将手中湘妃竹扇合着放了袖中，起身笑道：“与你们一席交谈，老夫这也仿佛年轻了许多。好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康有为，你收拾下随老夫进宫。”

“相爷，这——”

“皇上谕旨宣你进宫见驾。怎的，这就想抗旨了？”翁同龢笑着打趣道。

“不不不，这……这实在太突然了……”康有为兴奋、惶恐……万般滋味齐涌心头，便一句完整话儿也说不出，来，“南海一点准……准备都没有……”“那现下可要好生准备着。莫要待会儿见着圣驾，却还这般语不成句才是呐。”翁同龢说着望眼众人，“记着，文章一定要说理透彻，通俗易懂，艰深古奥的话儿莫要说。印出来后可委托递送京报的贩子，附在朝廷邸报后面，送到朝中士大夫手中。这样一来可免去你们许多麻烦，二来影响也会更大些。”

“相爷放心，卑职们理会得。”

出南通会馆起轿奔紫禁城，康有为心中犹自跳动不已，待至西华门呵腰出轿，前襟已被汗水打湿了大片。递牌子进大内，至养心殿东暖阁，但见光绪一身米色葛纱袍坐在炕边椅上，旁边小机子上还坐着个人，广额瘦颊，身材清癯，一身灰府绸袍子，外头套着件黑缎子马褂，却是湖南巡抚陈宝箴。翁同龢愣怔了下，这时间，光绪业已开口说了话：“老师来了？进来吧。”

“瞧。”翁同龢答应一声，回首向康有为低语一句，“莫要紧张，记着先报履历。”方自进了屋，躬身道，“奴才给万岁爷——”话音尚未落地，不想身后康有为却已开口大声道：“草民广州南海康有为恭请皇上圣安。皇上万岁、万岁、

万万岁！”殿内气氛原本死气沉沉的，他这一言语，倒弄得光绪破颜一笑，说道：“那般紧张做甚？朕难不成是老虎？”

“草民——”

“如今该说‘臣，光绪二十一年殿试二甲第四十六名、工部主事康有为恭请皇上圣安’了。好了，都在那边杌子上坐着吧。”光绪说着挪了下身子，要了扇子手中摇着，沉吟了下向着翁同龢道，“李鸿章来电，迫于俄法德三国压力，日夷应允归还我辽东半岛，只索银三千万两。加上条约赔款银两，计在两亿三千万。”他长长透了口气，“现下咱一年收入总计不过六七千万两，而日夷要求三年偿付，无论如何筹划都不可能办到。先时奕訢进来，说英法德诸夷都应允借款——”

“皇上，诸夷如此慷慨，实为——”

“朕知道的。可又能怎样呢？现下能想的只是少借点了。”光绪脸上掠过一丝苦笑，“朕方才和奕訢、陈宝箴他们商议了下，决定开源筹款。这具体的法子呢——”他轻咳了两声，脸上泛起丝丝红晕。

“皇上——”

“昨夜受着些风寒，不妨事的。陈宝箴，你与老师说说。”

“瞧。”陈宝箴起身答应一声，向着翁同龢躬身请安，款款说道，“开源筹款，其一，在于整顿关税、厘金；其二，扣廉俸，增厘金，折漕米，增加烟、糖、酒、茶、盐各税；其三，发行‘昭信股票’一万万两，年利五厘，二十年内偿还。”

光绪长吁口气站起身来，在暖阁中散步沉思着。见小太监端上冰块，自取一块含了口里，又命分赐众人，这才开口说道：“另外，近来不少奴才奏云实业救国，提出了自办铁路、开采矿山、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的主张。现下朝廷无力投资新式企业，加之又允许外国在我境投资设厂开矿，朕寻思对民间设厂制造不宜限得过严，师傅你意下如何呢？”

“皇上所言甚是。”翁同龢攒眉，良晌方道，“目下列强争先恐后地向我输出资本，其弊端种种，为害不轻。但静心思索，此为我朝工厂发展也有很多益处。就市场来看，机织纱、布等需求量迅速上升，商品市场不断扩大。就人力而言，有许多农民、手工业者破产，而邮电事业兴办，又夺走大批驿站人员生计。这些与日俱增的破产失业人群，为民间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。此种形势下，允许民间设厂，实为顺应潮流之明智之举。奴才无异议。”康有为的紧张心情早已被众人言语荡得丝毫亦无，听翁同龢言语，忍不住插口说道：“依草民看——”

“又忘了？”光绪嘴角挂着一丝笑意。



“臣——”康有为愣怔下方察觉自己的唐突，不无怯意地扫眼光绪，却见光绪脸上丝毫愠意亦无，两只黑眸熠熠闪光地望着自己，轻咳两声，道：“臣初觐天颜，失礼之处还乞皇上恕罪。依臣愚见，允许民间设厂，非只可为朝廷扩充财源，更利于局面稳定。皇上立意中兴，局势平稳最最紧要。而那些破产流民，历朝历代便是社会动荡之源——”“好，说得好！”话音尚未落地，光绪禁不住拍手道，“其他呢，你怎生想？”

“发行股票，臣意可行。”康有为深深吸了口气，“而整顿关税、厘金诸项及折廉俸、增加烟酒糖茶盐税，臣以为尚待详议。此举看似无意加取于民，实则不然。我朝——”

“说，大胆说。”

“噫。”康有为点点头，沉吟道，“我朝积弊久矣。裁革陋规、折廉俸，利于扩充财源，然各级官吏定必另立名目索取钱财，贪赃枉法之事亦将有增无减。而众多黎民非要承担捐税，更要承受各色各样的克扣盘剥。臣恐这般下去，迟早将会——”他细碎白牙咬着嘴唇收了口，两只炯炯有神的眸子眨也不眨地凝视着光绪。

光绪没有言声，微微点点头回到座上，看了看寇连材刚刚从军机处呈进来的奏折，一沓子都取过来，浏览着奏议目录，轻轻又丢了桌上，说道：“师傅，你心里怎生想的？”

“奴才以为康有为所言甚是。”翁同龢暗中咬一下嘴唇，说道，“前事不忘，后世之师。明末李自成之乱，不可不引以为戒。奴才意思——”“翁相所言差矣。”陈宝箴扫眼翁同龢，在光绪面前躬身道，“皇上，时局平稳，贪赃枉法之事在所难免。恕奴才斗胆，便圣祖爷雄才大略亦何尝不为之头疼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条约签订，举国沸腾，莫不欲振奋以血国耻。各级官吏皆蒙皇恩浩荡方有今日，值此维艰之际，但稍有天良者，岂能不为之心动？即使真有人心丧尽者，在苍生的怒海狂潮中，又敢不收敛？奴才以为，此实不足虑。”

“抚台太抬举他们了。皇上前番下诏征询各省督抚意见，除陈抚台与刘、张二制台，响应者还有何人？国事至此，实令人忧心如焚。然急往往不能成事，反会坏事的。”翁同龢起身踱着碎步。

“形势至此，已是——”

“师傅所言不无道理。此事那就先缓些日子，等虑得缜密了再说吧。”光绪阴郁的目光仿佛要穿透重重厚重的宫墙价久久凝视着远方，良久，不胜感慨价长叹了口气，似言语，又似喃喃自吟，道，“人才，说到头还是缺少堪用的人才呀。”



倘都能体谅朕的苦心，那该有多好。”说着，他沉吟着提笔饱蘸浓墨，挥将起来。

袋烟工夫，光绪放笔复审视了下，开口道：“师傅，你们且看看有甚不妥的。”翁同龢默然望着光绪，上前双手接了：

为政之要，首在得人。前谕中外臣工保荐人才，业经次第擢用。当兹时事多艰，尤应遴选真才，藉资干济。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，于平日真知灼见、器识闳通、才猷卓越、究心时务、体用兼备者，胪列事实，专折保奏。其有奇才异能，精于天文、地舆、算法、格致、制造诸学，必试有明效，不涉空谈，各举所长，俾资节取。该大臣等当念以人事君之义，一秉大公，详加考核。倘或苟且塞责，谬采虚声，甚至援引私人，瞻徇情面，滥保之咎，例有专条，定惟原保之人是问。钦此。

“皇上文思聪敏——”

“罢了，别给朕戴高帽子了。”光绪淡淡一笑虚抬下手，望眼康有为，“你也看看，若有不妥处提了出来，朕重重有赏。”许是困了，说话间，他张嘴打了个哈欠。

陈宝箴见状，沉吟了下躬身打千儿便欲道乏，只嘴唇方自翕动，却见光绪摆了下手，问道：“湖南现下情形怎样？”陈宝箴咽了口唾沫，道：“回皇上，湖南风气较之两广、浙江、江苏等地，闭塞守旧了些。然自去年江标、徐仁铸及稍后到任的按察使黄遵宪大人、维新志士唐才常、熊希龄、谭嗣同等人推动，风气已然大开，并实施了一系列新法，如设立矿务局、铸钱局，举办电信、小轮船、铁路、兵工厂，成立时务学堂，设立南学会，创办《湘报》……”

“是吗？！”光绪兴奋得两手一合，道。

“奴才不敢欺瞒皇上。但皇上变革谕旨一下，奴才愿以顶戴花翎担保，早则三年，迟则五年，奴才定将湖南治理得民富库殷！”

“好！”光绪神情激越，双眸熠熠闪光，“朕闻得湖南举子赞曰：‘环视中外，可与共保岁寒者绝少，惟我义宁中丞，识力兼优，名实克副。’始犹有不信，今听你言语，果不其然。但有尔等奴才，我大清中兴何愁不能实现？！”说话间，他趿鞋下了炕，“看来朕于外边形势估计得太低了。陈宝箴。”

“奴才在。”

“你所提练兵、筹款诸法朕准了，下去便着手推行。朕将湖南交了你，治理得好，你想甚朕便与你甚。不过，设若差事办砸了，朕断不会轻恕了你！”

“奴才谨记圣训。”

光绪心情极好，漫步踱着，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有些人百伶百俐，参不透今日天下事，实宽纵得过了。《左传》里头有句话‘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’。对于庶子，要多行善举。但对于这些冥顽不化之徒，绝不能开了枉法徇情的例。不然，要不了几年，这事儿便没法挽回了。还有句话，你要好生记着——”他轻咳了声，双眸直直凝视着陈宝箴，一字一句似从齿缝中蹦出，带着丝丝金属般的颤音，“持定见，勿为浮言所动！”

“皇上放心，奴才定刻了心上。”

“好了，你道乏吧。到你六爷那看看他还有什么交代的。另外，告诉他不必再递牌子进来了。”因见太监们抬着御膳桌进来，便道，“来，我们边用膳边谈。”康有为斜签身子坐了光绪身侧看时，燕窝鸡糕酒炖鸭砂锅摆在膳桌中间，四周四碟子小菜，两荤两素，另有几盘子细巧宫点。他一向以为皇帝吃饭，必定珍饈佳肴，此时不禁一愣。寇连材待饭食摆好，哈着腰正要退出去，光绪却叫住了他：“你去暖阁将桌上那书取了过来。”

“嘛。”

光绪这方举筷子点着菜笑道：“放开了用，不要拘束。”康有为在胡思乱想间忙不迭起身答应了，拿捏着坐了小心用餐。“这鸭炖得最好，朕师傅最爱用的。你尝尝看做得怎样？”光绪见他只在身前碟中揀菜小口嚼着，遂举箸揀块鸭肉放他碗中，复揀块豆腐嘴里嚼着，说道，“看了觉着怎样，嗯？”“皇上圣明。”康有为躬身答道，“此乃三百年之特诏，可去拘牵之见，光大维新之命。实社稷之福、苍生之福。”

“你可莫要逢迎朕。”

“臣不敢。皇上举人才诏，确中国自强之基，天下臣民讲求时事之本。”光绪脸上掠过一丝笑色，因见康有为用不畅快，略吃了几口便起身要漱口茶。康有为忙要起身谢恩时，光绪一笑，说道：“朕晓得你们都没进食，能吃便多吃些，朕在那边看折子，吃饱了过来说话。”说罢脚步橐橐踱了去。

他一去，康有为如释重负，因为肚饿，风卷残云，盏茶工夫便将御膳吃得精光，一个饱嗝打将上来，脸涨得通红。眼瞅时，却见翁同龢已然在炕前杌子上坐着，忙揩嘴上前谢恩。光绪一手端着冰水，一手握笔疾书，头也不抬“嗯”了一声，略一顿接着又写了几行，揉着发酸的右手笑道：“坐，坐着。”康有为躬身打千儿谢恩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光绪却已开了口，“回头拟旨，着直隶提督聂士成总统淮军驻津、沽，江西布政使魏光焘总统浙军驻山海关，四川提督宋庆总统毅

军驻锦州，以上诸军，俱听北洋大臣调度。”

“噫。”

光绪吩咐把炕桌撤掉，见寇连材捧书近前，努嘴示意递与康有为，这方笑道：“陈宝箴那奴才称你‘于古今治乱之原，中西政教之大，类能苦心探讨，阐发详尽，实一时奇士’——”

“陈抚台谬赞，奴才——”

“莫要谦虚了。师傅将你那《新学伪经考》呈进来，朕一直没得闲时看，昨夜细细阅了，确是立意不俗。祖宗之法，适时则用，违时则弃，实不可墨守成规、一成不变。”光绪咽了口唾沫，“不过，其中言词亦有不恰之处，朕与书中都作了注，下去你再好生看看。对了，朕授你工部主事，你怎生想的？”

康有为不防光绪有此一问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奴才定……定竭忠尽力，做好差事，绝不负皇上——”

“有这话便好，朕这就怕你想不开呢。现下许多事儿做起来还很难。工部主事是屈了你的才，只日后有的时日，不愁没有升迁日子。”见康有为起身欲谢恩，光绪虚抬了下手，长吁口气说道，“现下四邻交逼，竟议瓜分我华夏。唯有吐故纳新，方可亡羊补牢。朕今日宣你进来，为的便是这事。你心里怎生想，都说来朕听听。”康有为正自聆听着感慨，听光绪言语，忙干咳两声收了心思，沉吟片刻，躬身道：“方才翁相唤臣时，臣等正议这事。目下群情激愤，然与维新变法主张却知之不深，故臣等以为，当务之急在于向世人介绍西洋知识，灌输变革维新思想，以唤醒人心。众人皆醒了，那些顽固守旧之人便孤掌难鸣，如此推行新政，便可减少许多阻力。”他咽了口口水，语气已是更加舒畅，“而要唤醒人心，首在办报，其次则在开会——”

“嗯——”光绪似乎不耐，挪动了下身子，问道，“但唤醒了人心，该如何变革维新呢？”

“富国、养民、教民。”康有为接杯啜口冰水，侃侃道，“富国，臣请开制度局，详定宪法。养民，臣请准许民办各种机器工业、民办轮船、铁路运输业……鼓励商会……”

“商会者何？”光绪身子仰着，挪腿下炕。

“一人之识未周，不若合众议；一人之力有限，不若合众股，故有商会。至于教民，臣请废止八股文，大译新书灌输新识……”光绪听得一丝不苟，有时还随口问几句，用笔在纸上记下来，足足听了大半个时辰，康有为方自收了口。见光绪神情亢奋、毫无倦色，康有为心中直觉着喝了蜜般地甜，正自胡思乱想，光





绪说道：“对了，你方才言语设议院以通下情，此——”

“臣意以府县为单位，每十万户中公举一‘议郎’，供皇帝咨询和讨论政令——”

“朕不是这意思。”光绪望了眼康有为，手中湘妃竹扇悠悠摇着，“朕是问你这议院与英法诸夷那议院可有两样？可是也像他们那般君民共主？”康有为愣怔了下，这才察觉光绪脸上不知何时掠上一丝阴郁，细碎白牙咬着下嘴唇，沉吟片刻，小心开口回道：“臣所言议院与诸夷议院无二。皇上……皇上但放宽心，设立议院，会议之士，仍取上裁，不过达聪耳目、集思广益而已，断不会于上权有损。”

外殿大自鸣钟沙沙一阵响，接着悠扬洪亮的撞击声便传了进来，已是申正时分。光绪默不做声，目光望着窗外缓缓西移的日头，久久地一动不动。皇权旁落的滋味他体会太深了！

康有为怔怔地看着光绪，一颗心直提了嗓子眼上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叩响头道：“皇上，设若早日更新，力图自强，我煌煌天朝何至含垢忍耻，割地赔款于小小日夷？亡羊补牢，犹未晚矣。倘仍是徘徊迟疑，则事变必来。到那时若思振作，然大势既坏，虽有圣者，无以善其后矣。奴才恳请皇上万万三思！”光绪身子针刺价颤抖了下，回眸望着康有为：“这做的甚来，快快起来。”

“皇上——”

“朕何时说过不为之了？”光绪淡淡一笑，说道，“你滔滔不绝一气说了那么多，难不成也不容朕些时间思量吗？你的心思朕再清楚不过的了。好了，起——”见亮窗外人影一闪，光绪戛然收了口，冷冷问道，“何人在外边？！”“是奴才。”奕訢朝冠上东珠颤巍巍地晃着，进了暖阁，于炕前跪下行礼道，“奴才奕訢给皇上请——”

“朕不是让陈宝箴告诉你明儿再递牌子吗？”

“奴才……奴才这方接着……”

“罢了，说吧，怎样？”光绪在窗前四下张望了眼，瞅着寇连材轻步出屋，方自转过身凝视奕訢。“回皇上，”奕訢抬袖揩了把额头上豆大的汗珠，躬身道，“经赫德周旋，英国汇丰银行已应允借款。只……只俄法德三国极力反对。它们以干涉还辽应有酬劳为由，向我朝提出揽借要求。”

“要李鸿章转告他们，朕已应允向英夷筹借了。”光绪脸上带着冷冷的微笑，幽幽说道。

“皇上——”奕訢眉头皱纹折起老高，丢眼色给翁同龢，方咬嘴唇开了口，“此